

文化营心得体会

鄭湛 武漢紡織大學傳媒學院講師

2017年8月参加由武汉大学承办的荆楚历史文化研习营，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在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工作，目前从事的是中外艺术史（应该说以往更偏重于新媒体艺术和当代艺术，我也是在2016年入职后才开始关注古代艺术）以及视觉传播的教学工作。研究领域，主要关于当代的网络传媒对于大众思想和观念的转化影响，以及城市文化产业的角色定位及对城市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等方面。

现在以一个跨学科的学生的身份，来说说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是收获：

1、不同学科对于社会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似的

虽然我不是历史学，但是我在了解“历史文化”的概念时，实际上与我们传播传媒的研究有很多是相似的，只是历史的时期和历史的语境不同，（但站在我这样非历史专业的角度，我不是很清楚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可能需要更多地去扩展自己的知识面。）

比如上层和下层的关系，我的感受是这个概念始终贯穿于在整个历史主线，几乎每个老师都会涉及到，王澆森老师也说到，上层在影响下层，或者上层一直在试图控制下层，但是历史事实表明下层确实也在影响上层，他以非中心区域内的思想活动如何最终得到上层的重视的案例进行讲解。值得思考的是，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点里面会能够“下影响上”的结果，是妥协的结果呢还是其它的？

我们从胡晓真老师关于土司的活动和李丰楙、刘苑如老师关于“李刘图讖”中可以看到上层下层关系中存在着既模仿又斗争的关系，下层会通过去模仿上层的行为来希望达到对自己的利益的维护或者制造出一种“上层”的假象，但是却也仍然在被上层进行特定的排挤，上层会去限制他们的模仿行为，以约束他们的下层活动。

而每个人物的活动都是被有意识地塑造出来的，比如胡晓真的土司人物要借助《桃花扇》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成为他自我形象塑造的传播手段。《桃花扇》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工具，其实双方对其的解读应该是不一样的，在传播过程中，未必是文化认同才在传播，可能很多时候，是利用文化来达到特定的目的，文化认同只是表面上的。

在统一和争斗中塑造而成的历史，反应的都是层级与层级之间的关系，作为粘合这些关系的宗教和艺术都有被讨论到，也让我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也加深我对自己所在的艺术传播等角度的理解。还可以扩展我们的传播模型，传播中不仅仅是站在各自思想教育理解程度的解读，同时还有对其它观念和想法的约束和攻击。

2、跨学科的学习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觉得跨学科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长期在一个知识领域内的学习，会麻木我对我已有掌握知识的思考能力，以一种公理或者理所当然的想法去想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有时你也想质疑，但是感觉跳不开原来有的想法，但是在交流过程中，我是能够借鉴到其它学者的一些研究。比如，我们的媒介学习里有一条是“一种媒介往往是对另一种媒介的补充”，但是当余西云院长给我们展示出土文物在时间序列里的样子的时候，这就让我对原有的理论又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补充或者是反思，是不是其实是一个更现代的概念呢？

3、展示和讨论可以修正自己

很感谢我们小组的田野导师李丹婕老师，她在听到我们讲述的时候总是会给我们剖析一些更深次的东西，或者她个人角度理解到的“故事”，比如她就把胡晓真老师讲述的土司理解成一个土家族的“本拉登”，其实我在听胡老师讲的时候，会有些茫然，没有抓到什么东西，但是听完丹婕老师的分析以后，会对这个文本一下子很有兴趣，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她也很坦率地和我讲，我说话太快，讲的东西太多会让人不容易接受，所以在最后汇报的时候，我有意识地把语速放慢了。这些意见是可以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修正我的不好的习惯。

4、永无止境的探讨

关于曾侯乙墓的发展是不是证明曾国就是随国的讨论也持续了好长时间，余西云老师最后还是在置疑这件事，很多学考古的同学也在和他相互论证，因为考

古等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大家的研究态度应该值得学习，只有在不断思考，不断质疑才有可能发现新的研究内容和目标。余老师也特别提到视野，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考会让你从新的角度再去思考。

其次还有一些想法，其实主要也是如何进行跨学科的交流的一些疑问：

1、我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面思考有一些问题，但是不一定能被其它的同学接受和理解，比如我可能提到了一些专有名词或者概念，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点讨论不下去，但是听到学历史的同学所列举的历史中的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我也比较盲，就是如何能够有一些方法能够再更多的进行跨学科的交流我觉得也需要老师们的一些引导。

2、在前两天的汇报中，每个小组会以我们讨论的今天心得体会以及我们在听到的课程中还有哪样的一些疑问为主来展开自己的报告，但后来被要求其实报告更象是一个小型的研究论文。但我觉得其实前者那种形态的讨论也还是有必要的，一个是对当天课程的一些回顾和总结，另一个也可以让大家都从别人提问的角度来进行多一些思考和反思。

3、对晚上的每天小组汇报和讨论，感觉问题和疑问没有得到有效的解答，仍然是问题和疑问。还有一些大的概念的讨论，这个困惑我在对别人的提问也提出来过，感觉我们的思维都很“西方”，比如，在认识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上，又想去确定非中心的，比如少数民族的地位重要，又其实没有足够的史料（他们的语言文字还在消失，在被汉化的过程中）来论证。怎么去挖掘，怎么研究呢？建议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面的讨论要再多一些，余西云老师第一次给我们总结的时候其实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天两位王老师其实都是方法论的讨论，但是就一句，后来时间不多，就没有讲完。总之我觉得不仅仅只是对于结论、观点的辩论性的讨论，如何能多一些方法论的讨论会更好。

4、另外，有的争辩性的问题，在我听了十几天下来，我有一种并没有什么对报告的提问讨论是特别让我注意的、思考的，比如，有同学提出在讨论时，我们组的陈述比较空洞。但这个意见也很单薄，怎么样让它不空洞呢？能不能有什么建议让我们可以再去注重具体的某些方面，或者提示某些资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呢？或者有什么具体我们忽视的文本可以对此提出反驳呢？还有一个问题是问我对两种不同的“档案中的虚构”的想法，我回答了以后，也不知道对方对此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或者想讨论这个问题的什么具体的点，所以对讨论和提问，我希望大家可能解释一下目的或者他本人的想法，然后再来讨论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5、郑振满老师带领大家去读石碑的举动让大家都很兴奋，也觉得很新鲜。但是还有一些同学也希望有更多元化的一些内容，比如我（因为中文和历史功底的薄弱），可能，更想了解如何访谈和怎么整理，特别是也有同学说到她在作访谈的一些经历，当今咨询发达，很多人在接受访谈的文本可能是查阅了网络电子里面其它的资料，就失去了我们访谈他的意义，他们拿到的版本不是他们想说的话；也会有很多我们在获得访谈对象会有很多障碍，比如他们会预设某一些权威人士人给你更好的答案等等。如何从他们当今的解说中去判断历史呢？我其实也希望能在带领下，有这样一些调研访谈的机会，得到和其它同学的讨论相关文本并能有老师的指点。

最后，再次感谢各主办方和邀请的老师！我在会议中也大着胆子问了很多问题，得到老师们耐心的解答。有几位专家都近七十的古稀之年，还以非常严谨的态度和开拓的思路站在高锋，大家在一起的这样的活动从思想上是给我很大的震撼的，我自己所在的学科里面还没有听说过有类似的会议，也希望这样的活动不是最后一届，或者十年后，大家还可以带着一些各自的成果，再来进行一些汇报和讨论，可能那时会能明白今天所学的意义。当然最最主要的是真的能把一些想法最后能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中去。